



小時讓梨 長大傲氣 孔融與禮漸行漸遠

古今
幼教事

筆者的老師曾教「孔融讓梨」的故事，內容是只有四周歲的孔融，把大的梨讓給哥哥吃，自己只吃小的。老師教育我們要懂得有禮有節、長幼尊卑。不過，孔融再次於教材出現的形象並不好，就是為人熟悉的成語「小時了了」。

「小時了了」來自《世說新語》。孔融十歲時到洛陽去拜會當時的朝廷大官李膺，門房卻不肯通傳。孔融便說他和李膺是世交，門房才讓他進去。當時李膺見到小孩孔融，便很奇怪地問他：「我們怎會是世交呢？」孔融不慌不忙地答：「我是孔子的後人，而你是老子李耳的後人。相傳孔子曾問道於老子，那麼，我們不是世交嗎？」李膺聽了，大為讚賞，說他年少聰明。當中一位賓客名叫陳韋，不服氣地批評孔融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指孔融小時候很聰明，但長大了卻未必是一個上佳的人才。孔融隨即回答：「陳大人一定是小時了吧！」反諷陳韋。

讓梨故事發生於孔融四歲的時候，而「小時了了」的評價，大概於孔融十歲時發出。在不少不多的六年，孔融由懂禮節變成了頗為囂張、目無尊長的孩子，這個轉變很值得我們探討。

孔融家庭是孔子後人，必然是以「禮儀」為家庭教育，如此推測，幼兒時的孔融對「禮」的概念已萌生。依照四歲時孔融的表現，按圖索驥，我們便會想像孔融在德行的表現，只會愈來愈高。可是，人間並沒有必然。到了大概十歲的孔融，已表現出咄咄逼人，並且不尊重長輩。

「小時了了」的對話，對於現代人看來，必然會讚嘆孔融機智以及口才了得。不過我們要留意這話發生在古代，孔融更是孔子後人，孔子強調「訥於言而敏於行。」孔子家語也教：「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孔融的「小時了了」，既無視長幼，又好鬥自得，是非常失「禮」的表現。

依據先天與後天發展論（nature versus nurture），個人的天生品質（先天）與個人經驗（後天）是決定個人心理和行為的重要元素。以孔融幼時（本我時期）作推測，他是受教明理不愛爭奪的孩子，這是先天的品質。為何成長的孔融，與「禮」漸行漸遠呢？

根據哈佛大學心理學系茱蒂·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著作《教養的迷思》，認為父母教養對子女大概有20%至50%的影響。即對於成長的孔融，他對家族的教導已非百分百接收。隨年日長大，孔融來自名門世家的威名、天之驕子般的出身，少不免身邊人的讚譽和奉承，孔融自恃才智，還有家世加持下，漸漸變得心高氣傲。以上種種的後天因素，扭結一起，塑造了成年的孔融。最後，56歲的孔融被曹操以「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謗訕朝廷」、「不遵朝儀」等罪名殺之，株連全家。

孔融少時聰明，死到臨頭卻糊塗一時，竟哀求行刑的官吏保全自己兩個幼子。反觀兩個六七歲的小孩卻鎮定自若，從容對弈，一語道破天機：「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

◆ 梁可茵老師（學研社成員，從事幼兒教育寫、教、編達二十多年，在書海滙論中尋找方便之門，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心路歷程，現為自由撰稿人，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事。）



◆ 中國人食辣的記載，最早見於18世紀的《思州府志》。圖為世界上最辣的魔鬼辣椒。資料圖片

辣椒本來作觀賞 南人加辣減用鹽

古人談心

筆者作為資深吃貨，見證着廿年來麻辣米線在香港成功殺出重圍，打破了西式快餐及茶餐廳的壟斷局面。也因麻辣米線的興起，令湘菜和川菜也在香港廣受歡迎。當然，麻辣、酸辣口味也慢慢地本地化了。可能大家知道川菜是以麻辣為主，但事實卻是四川、重慶等地從前也不吃辣的。

辣椒在傳入中國初期，有一個洋氣譯名「番椒」，意即番邦來的椒，最早記於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中，當時主要作觀賞類植物。

按中山大學曹雨教授的《中國食辣史》所整理的資料，最早有記載用辣椒作食材的時間應是18世紀左右，在《思州府志》記載到：「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鹽」，因鹽在南方山區並不便宜，人們在熟識辣椒的特性後，開始用來調味，以減少鹽的使用，令食物味道變得更豐富。

隨着時代的變遷，辣椒因種植效率高，逐漸從南方山區擴散，但辣椒是貧民食物的形象，在上層社會並不流行。直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向多元化的變化，打破各階層的飲食習慣，辣椒才逐漸受更多人接受，並發展成為今天獨特的風味。

吃辣這種行為，不是人類獨有，但有意識地將辣椒添加到食物中，以增加風味和口感，或者將辣椒作為調味料使用，而不僅僅是因為對辣椒素的生理反應而吃辣椒，則是人類的獨門的「自虐」方法。

吃甜，是獲取熱量；吃鹹，是獲取微量元素及礦物質；吃酸也可以說是易產生香味以及幫助消化和吸收，但吃辣的行為很難用生存或營養角度解釋。

心理學則多以追尋刺激及文化因素解釋。辣椒中的辣味成分辣椒素（capsaicin），可以刺激嘴唇和舌頭上的痛覺神經，這種刺激會促使大腦釋放內啡肽（endorphins），這種物質會與愉悅感聯繫在一起，因此，吃辣對於某些人來說會產生上癮的效果。

文化和個人經歷也影響了人們對辣椒的喜好，在一些文化中，辣椒被認為具有健康益處和藥用價值，這使人們更傾向於接受辣味。有些人會食用非常辣的食物以挑戰自己的耐力和勇氣，或者享受吃辣所帶來的刺激感，這些行為都是基於人類對辣椒的文化和心理認知，而不僅僅是對辣椒素的生理反應。

因此，吃辣對人類有文化和心理層面的意義，而不僅僅是一種生理反應。愛吃辣也許能反映人的心理特質，有研究人員發現喜歡吃辣的人在感知冒險評估中得分較高，這表明他們可能對刺激的事物更感興趣。

在2019年，也有一份有趣研究發現，吃辣可能與社交地位有關，研究人員發現喜歡吃辣的人在社交場合中更能受到他人的關注和讚美，這可使他們更願意嘗試和享受辣味。

細味經典

《月下獨酌》（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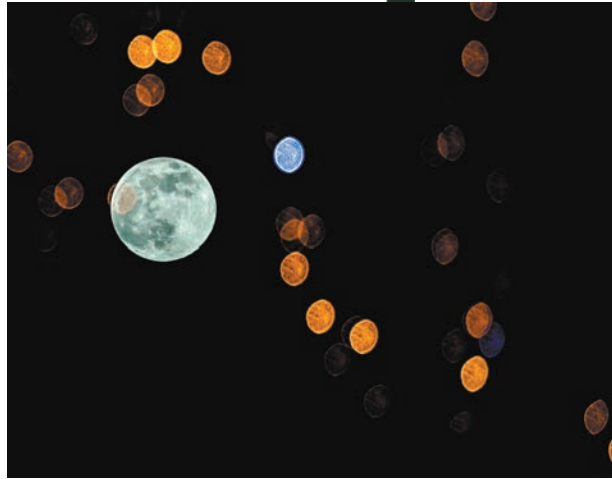
李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邀雲漢。

李白於唐朝天寶年間奉詔入長安，出任翰林供奉，他原以為可以一展抱負，其後卻因受權貴排擠而漸為玄宗疏遠，於是狂歌痛飲，藉以排解胸中鬱悶。《月下獨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

詩歌首二句「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點

◆ 《月下獨酌》詩中，李白邀請月亮共飲，凸顯他當時的孤獨苦悶之情。圖為城市中拍攝的月亮。資料圖片



出李白獨自飲酒，無人相伴的處境。「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寫他忽發奇想，舉杯邀請月亮和身影共飲，以消解孤獨苦悶之情。「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寫雖有月和影相伴，但月亮畢竟不會飲酒，影子也徒然跟隨身體而動，故情感又復歸孤獨。「暫伴月將影」至「醉後各分散」寫月、影雖不解飲，但暫時與它們一同行樂，以不負春日良辰。

李白於是高歌，月亮也好像聽到歌聲而徘徊起舞；他又忽然興起，舞起劍來，因酒醉而令身影變得散亂。未醉時是「醒時同交歡」，與月、影共樂，已醉後則是「醉後各分散」。這部分前面是寫與月、影同歌共舞之歡愉，「醉後各分散」一句則寫醉後復歸與月和影分離，流露出依然孤獨之傷嘆。最後兩句「永結無情遊，相期邀雲漢」寫雖然醉後與月、影分離，但卻可以相約在遙遠的銀河，共續無情之遊，流露出李白能夠

自我紓解、不為現實所困的高情遠致。

本詩是以悲己之獨，喜成三人，悲月之不解飲，喜月影隨歌伴舞而又轉入悲，終以喜結的情感布置，構成全篇，這悲、喜、悲、喜的情感轉折，都圍繞着題目的「獨」字着筆，但李白卻不為此「獨」所困，最終得到解脫。

除了孤獨之外，此詩也流露出了李白對酒和月的一貫鍾愛。李白的詩歌，不乏酒與月的蹤影，如「且就洞庭醉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遊洞庭湖五首·其二》），「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把酒問月》），「勸君莫拒杯……明月窺金壺」（《對酒》），「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將進酒》）。李白與朋友共聚時，無酒不歡；與朋友惜別時，亦常常借酒遣懷；在李白沒有朋友相伴時，酒和月作為其知己好友的角色就尤其重要。

神清志剛 才高德厚

賞析由不同的專家、學者撰寫，教育局修訂

古歲金品

清明以養吾之神，湛一以養吾之慮，沉警以養吾之識，剛大以養吾之志，果斷以養吾之才，凝重以養吾之氣，寬裕以養吾之量，嚴冷以養吾之操。

（《格言聯壁·存養類》）
以上格言啟發我們要多角度培養個人素質，涵蓋神、慮、識、志、才、氣、量、操等八項，當中又可歸納為四對，即：精神思慮、膽識意志、才能氣質、器量節操。

在中國古代各家思想中，道家最懂得保養精神。老子《道德經》說：「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形神相合，身心不離，是修養的最高境界。

「抱一」的思想，《道德經》再加以發揮：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現代人飽受生活壓力，不少人練習瑜伽或其他東方形神鍛煉法，為的正是求身心的安寧與和諧。

膽識與意志力，是成大事者必備的個人素質，古今皆然。提起儒生，人們想到的每每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其實這樣的認識不全面。儒家的開創者孔夫子，便是一個能文能武，精於駕馭馬車與射箭的堂堂男子漢。這兩項運動被納入儒家「六藝」中，旨在培養讀書人的剛勇之志，否則「儒」變成「儒」，便既非孔子本意，又不適合現代社會需求了。

識與志較為內在和抽象，把它外化並具體化，則顯現為才能與氣質。沒有堅強的意志力，

便沒有果斷的才能；然而，過於剛斷勇猛，也容易流於衝動和魯莽，因此「凝重」便十分必要了。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浩然之氣本乎道義，充塞於天地間。孟子此言雖遠隔千年，至今讀之仍覺凜凜風生。

俗語說：「宰相肚裏能撐船。」縱然你膽識才氣超群，要是沒有容人之量，也是成不得大事的，為什麼呢？因為大事不是單憑一己之力便能完成的，沒有容人之量，缺乏團隊協作精神，不可能成就一番事業。

至於節操則屬自家的事。古人喜好以松柏比喻節操高尚者，以其歷霜雪而常青，而松、竹、梅又合稱「歲寒三友」。前人吟詠梅花的詩甚多，當中有句：「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誠為勵志金言。

劉國輝老師（學研社成員，在大專任教心理學十多年，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作準備。）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高級研究助理）